

· 学科进展与展望 ·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产业升级风险管理战略

李毅学^{1,2} 汪寿阳^{*2}

(1 江西财经大学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工商管理学院, 南昌 330013;

2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190)

[摘要] 发达国家利用金融资本的运作在全球价值链上占据了垄断地位, 并利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对全球供应链进行整合和治理。目前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 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中国只能获得低端价值, 产业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中国成为了全球风险中心, 急需产业升级和调整。而全球金融危机提供了历史机遇, 中国应该抓住国际分工变化的时机, 进行科学的产业规划, 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有机融合, 实现顺利转型。在产业升级中, 中国的风险管理尤其是金融风险管理与传统不同, 需要构建中国式的风险管理模式应对新的挑战。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 全球供应链, 产业升级, 风险管理

1 引言

近100年来, 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图景。不同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 不同产业的繁荣兴衰, 让人们目睹了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动态经济世界。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 世界经济进入了全球化的轨道, 从英国的衰败到日本、韩国的崛起, 从产品的全球化到生产和创新的全球化, 再从中东石油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 每一个国家都在努力让自己的主导产业保持竞争力, 然而产业发展的本身又有其自身规律, 常常脱离计划的控制。

面对这些深刻的变化, 传统经济理论的解释力打了折扣, 它们无法用比较优势的学说解释日本、韩国这些资源稀缺国家的产业发展之谜, 也难以解释政府、企业等主体的战略努力在世界产业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对此, 一些学者做出了大胆的突破, 其中, Michael Porter^[1,2] 最早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 并利用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以及企业战略、结构和国内竞争这4个基本因素构建了钻石模型, 强调动态的竞争优势、国内需求的重要性以及国家在决定企业竞争力方面的关键作用, 从而合理解释了一些国家产业的变迁和国力的兴衰。

在Porter^[1] 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 Gereffi^[3] 从

产品特征角度将价值链分为生产者驱动型和消费者驱动型, 认为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主要处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 少数大制造商是整体生产网络布局的决定者, 而消费者驱动型价值链的生产网络则非常分散, 多存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中。Kaplinsky 和 Morris^[4] 则将价值链分为简单价值链和扩展价值链。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Organization)^[5] 还给出了全球价值链的完整定义, 认为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 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 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

在确定全球价值链内涵的基础上, 一些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治理和控制全球价值链的模式, 解释了跨国公司获取产业竞争力的途径。其中 Humphrey 和 Schmitz^[6] 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为网络型、准层级型和层级型3种。而 Gereffi、Humphrey 和 Sturgeon^[7] 根据全球价值链中各行为主体之间协调能力的高低, 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划分为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层级型5种形式。张辉^[8] 和范云芳^[9] 还基于这些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了我国产业的发展状况。

* 2001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本文于2009年12月25日收到。

这些文献概括了全球价值链的内涵、结构及其在各国具体产业分析中的应用,对我国目前的产业升级和调整都具有借鉴作用。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和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国情,中国目前产业升级的情况与以往国家已大不相同。已有的理论虽然强调了动态的竞争优势,但没有说明如何在一个发展中大国实现产业升级的合理进程和面临的风险,更没有看到现代社会中,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来获得竞争优势的发展趋势,没有解释金融资本在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正如成思危所说^[10],维护产业的安全,要正确处理好发展虚拟经济和发展实体经济的关系。因此,本文将在已有全球价值链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探讨金融资本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从系统和动态的角度阐释中国产业升级中的风险管理战略。

2 全球价值链发展现状分析

按照 Kogut^[11]的研究,当国家比较优势决定了整个价值链各个环节在国家或地区之间如何空间配置的时候,企业的竞争能力就决定了企业应该在价值链上的哪个环节和技术层面上倾其所有,以便确保竞争优势。

目前,发达国家的国家竞争优势主要在于研发、渠道整合以及虚拟经济运作等能力上,而其所在国的跨国公司,则正是通过控制这些稀缺能力和资源,从而掌控了各个产业链的核心环节,获得微笑曲线的高端附加值。

发达国家掌控全球价值链核心环节的具体模式主要表现为掌控技术开发与产品设计、掌控高端的渠道整合以及掌控战略资源 3 种。

首先,在高端的研发设计环节上,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资本和技术的融合,掌控了产品研发和核心部件生产等高附加值环节。然后,将一些低附加值的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建立全球运营体系,并利用专业分工优势和全球协作网络的整合优势,进行全球供应链管理,使得利润最大化。这种掌控全球价值链核心环节的模式主要发生在数码产品、电脑、软件、汽车、飞机、医药等生产者驱动的产业价值链上,从事这些运作的典型跨国公司主要有苹果、Intel、IBM、丰田、波音、辉瑞制药等。

其次,在高端的渠道整合环节上,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资本优势整合营销渠道,建立全球采购、运输、营销网络、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整合全球供应链来获得高附加值。这种掌控全球价值链核心环

节的模式主要发生在日用品、服装、鞋、玩具等采购者驱动的产业价值链上,从事这些运作的典型跨国公司主要有沃尔玛、耐克、锐步、UPS 等。

再次,在战略资源的控制环节上,发达国家的跨国集团利用投资、合资、并购等手段,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掌控了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整个供应链、贸易渠道和运输物流,从而获得了全球战略资源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例如,日本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拥有权益比例的铁矿石控股产量就位居全球第 4 位,年开采权益超过 4000 万吨,而且,三井财团还利用三井物产掌控商贸投资,利用商船三井掌控运输物流等来整合整个资源供应链的运营。于是,通过这种纵横两面的运作,三井财团在近年来的铁矿石谈判中总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鉴于全球价值链发展现状及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霸主地位,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发达国家无论在资源、数码、服装、服务等产业上总能够占据价值链的战略核心环节,并总能够通过战略、技术与其他手段掌控整个供应链的运作?发达国家是如何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进行融合来控制全球供应链的?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已成为全球风险中心,那么今后我国应该如何进行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中又应该如何进行中国式的风险管理?

3 资本驱动下的全球供应链整合与控制

从历史上看,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以前倾向于纵向一体化的跨国公司越来越愿意将采购、运输、生产、销售等一系列价值增值过程进行分解,然后,投入大量资本进行金融运作控制产品价值链中稀缺的战略核心环节,而将非核心的环节转移到具有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或区域,于是,不同产业的全球价值链逐渐形成。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使各种产业链条得到了充分分解并获得了专业化分工效率,但同时也要求全球价值链的“链主”——跨国公司,必须对这些分散的价值环节进行有效的治理。为此,跨国公司通过非核心技术输出、并购、合资、合作等各种运作手段进行了全球供应链的整合,从而掌控了整个链条,获得了话语权和定价权,掠夺了更多附加值。

在全球价值链分解、优化、治理与控制的过程中,我们处处可以看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机融合的影子。

实际上,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控制正是通过

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来进行的。他们借助于跨国公司的各种金融运作手段,对分解的价值环节进行全球供应链整合,从而实现对全球供应链的治理和控制。

跨国公司进行全球供应链整合的演进逻辑,首先是投入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促进供应链上商流、物流和信息流的融合,进行经典的供应链关系管理,但随着物流与信息流整合技术的迅速提高,供应链上物流运行效率已得到有效增强,相应整合的边际效应大幅降低,此时,人们开始意识到,仅仅只考虑物流与信息流的整合,能获得的供应链价值增值空间将越来越有限,只有将资金流充分考虑进来才能开辟一片蓝海。

为此,跨国公司开始关注全球供应链上的财务管理,他们意图通过整体和系统的视角来进行财务供应链的协调与控制,以有效提升整个供应链的竞争力。然而,供应链条上核心企业对全球供应链进行治理的本质仍然是挤压和掌控上下游企业以掠夺更多附加值,这种供应链上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中小企业的天然矛盾使得供应链条上的资金失衡问题在供应链系统内部难以得到根本解决。全球供应链上的各种资金瓶颈甚至是资金缺口需要得到有效的外部资金补充,供应链“四流”运作效率的提高也需要外部金融的有效支持。

于是,金融资本开始通过国际贸易融资、并购、直接投资等资本运作手段来整合和控制整个供应链,获得话语权。其中,供应链金融创新是发达国家进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以掌控产业链制高点的新动向。

供应链金融创新是指金融机构、物流企业等通过合作,在供应链运作过程中向客户提供的融资及配套的结算和保险等相关服务的系统解决方案。通过开展供应链金融创新,融资方能够以供应链条上的商品与贸易关系为担保或者利用供应链整体信用,将资金注入到相对弱势的上下游中小企业,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整合优化。

目前,各国的金融机构,例如法国巴黎银行、荷兰银行和美国的花旗银行等等,纷纷与物流企业合作,开展供应链金融创新;还有些金融机构成立了专门的物流银行,例如1999年美国摩根斯坦利投资3.5亿美元给上市公司Redwood Trust,用于开发供应链金融业务;而世界物流快递业的巨头UPS更是收购了美国第一国际银行,成立了专门的UPS金融公司,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以实现

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同步化^[12]。

以UPS为典型的西方跨国集团,其意图是想通过供应链金融这些新型的金融运作手段,来进行全球供应链的进一步整合,从而占领产业链的制高点。但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并因而影响到了实体经济和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这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或介入新兴产业、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但同时也对中国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4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制造中心的产业安全与升级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产业链上已获得了高附加值,而且还在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融合来进一步整合整条产业链,以获得更多利润,而中国虽享有“世界工厂”的美名,但却长期在产业链低端恶性竞争,难以控制产业链上要素定价权与利润分配权,例如,我国出口贸易规模虽然高达1.5万亿美元,但50%左右是加工贸易;其中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接近4000亿美元,但是加工贸易占80%以上,而能够体现技术含量的软件和芯片出口的比重不到6%;每年申请的专利达到18万多件,但其中技术含量高的发明专利只占20%,其他80%属于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

这种低端的发展模式已对我国的资源和环境造成巨大破坏,使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出现了危机。根据中央党校周天勇的统计^[13],在资源浪费方面,我国80%的江河湖泊已断流枯竭,2/3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100%的土壤板结。而在环境破坏方面,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5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我国占了16个。

我国已有的发展模式已留下了大量后遗症,并且随着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部分优势正逐渐丧失。更重要的是,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最低端,产业抗风险能力很差,加上金融危机造成的贸易骤减、产能过剩,使我国成为了全球风险中心,我国的产业链急需调整和升级,并进行系统的风险管理。

我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不仅要靠要素的静态

比较优势,更需要国家和企业主体进行有效运作产生新的比较优势,占领产业链的制高点。在这一动态的产业演进过程中,需要考虑全球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结构调整和全球主要经济力量的变化,考虑低碳经济和节能减排的大背景及其他新的产业需求,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外汇储备,进行有效的金融运作控制整个链条。

具体而言,在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核心环节控制上,我国需要根据不同产业链的特点和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从战略高度制订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和贸易政策,鼓励我国企业以交叉参股、控股、合资、合作等形式,建立与产业关联的金融、商贸、物流、生产等企业的协同方阵,增强产业集中度和企业竞争力,从而在全球价值链核心战略环节的竞争中获得更多话语权。

而在全球供应链的整合上,大多数行业的价值链,除了加工制造外,还有订单处理、采购、物流、销售等环节。因此我国除了通过各种资本运作的手段占领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战略环节外,还需要培育强势的供应链一体化服务企业,对这一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机整合,保证产业链物流的无缝衔接,以有效控制和治理全球供应链。

在这一整合过程中,需要应用供应链金融等新的金融创新模式,以有效解决我国供应链的资金失衡问题,提升整体供应链的水平。在这方面,我国已有一些金融机构和物流企业开始行动^[14]。例如,深发展银行已与270多家物流企业合作打造了规模化的物流金融平台,投入了2500亿元人民币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还有一些传统的企业,例如中国邮政集团,也意图以其独特的物流和资金流协同运作优势以及独有的网点优势,开展供应链金融战略,实现对产业链有机整合,从而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商和一体化供应链系统整合商。

5 产业升级中的中国式风险管理

5.1 制定中国式风险管理战略的重要性

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需要确立正确的国家金融战略,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有机融合,以有效控制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并对全球供应链进行整合与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机构、供应链企业等参与主体将面临着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冲击,因而,产业升级中的风险管理变得非常重要。西方国家产业发展的过程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经验和教训,远的是日本产业

升级过程中宏观政策制订失当而导致的长期滞胀,中国台湾没有形成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导致的升级停滞,而近期全球金融危机、迪拜债务危机等也告诉我们在产业和金融运作中确立正确的风险管理战略是何等关键。

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变化,这将使中国的产业升级更加复杂,而且,由于全球价值链中各个环节既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又具有高低等级差别,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来看中国的产业升级,就不再是某个企业、某个部门的局部问题,而是整个链条各个环节以及支撑体系之间的一个系统问题,链条中任何一个主要或辅助环节出现问题,都会波及其他环节以至整个系统,这就要求我们应该用更加开放、动态和系统的视角来看待产业升级中的中国风险管理。而从发展阶段上来看,我国总体正处在生产要素导向向投资导向的过渡阶段,政府的政策制定起着重要作用,但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地区与产业发展极不平衡,这又使得政府的政策制定需要充分考虑地区和产业的差异。因此,如何考虑中国风险管理出现的新特征来制定中国式的风险管理战略将与我国产业的顺利升级和国家的平稳快速发展密切相关。

5.2 产业升级中的中国风险管理出现(不同于传统)的特征

(1) 全球和中国的产业格局都在时刻变化,中国风险管理呈现越来越动态化的特征。

(2) 产业之间的关联以及产业内价值环节的关联越来越复杂,中国风险管理呈现越来越整体化、系统化特征。

(3) 中国的风险管理越来越依托全球链条和网络进行,风险评估、控制的手段和方法不同于传统金融。

(4) 电子商务的普及使风险管理越来越依托平台进行,中国风险管理呈现越来越可视化、智能化的特征。

(5)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复杂,把握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平衡成为关键,中国式的风险管理面临着严峻挑战。

5.3 把握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化的机遇,构建中国式的风险管理战略

(1) 必须从全局考虑,分析主要经济体产业发展所处的阶段,分析对手的需求、策略、弱点,确定与我国竞争与互补的经济力量分别有哪些?它们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程度究竟怎样?

(2) 对全球产业格局进行分析,对中国产业发展的方向进行科学规划,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其他新兴产业,发展和深化相应的产业集群,鼓励整个产业的整合,引导“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并确定金融资本在不同产业和地区的投入力度和运作方式。

(3) 对不同产业价值链的类型和稀缺战略环节进行定位,把握自身优势,确定提升产业链的现实途径和金融资本的融入方式。

(4) 将人民币升值策略与产业升级有机融合,降低产业升级过程中经济的非正常波动,使产业能够顺利平稳的过渡。

(5) 深化金融系统改革,降低民营资本的进入门槛,使资本的配置更加富有效率,把握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平衡,把握产业升级过程中中国风险管理不同于传统的特征,建立适合自身的风险管理尤其是金融风险管理体系。

(6) 把握危机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的机制,并构建中国风险控制平台,建立一套适合我国的危机预警机制和风险控制技术体系。

参 考 文 献

- [1] Porter M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2] 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3] Gereffi 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 48(1): 37—70.
 [4] Kaplinsky R, Morris M. *A Handbook for Value Chain Research*. Ottawa: IDRC, 2003.
 [5]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02/2003: competing through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Vienna: UNIDO, 2002.
 [6] Humphrey J, Schmitz H. Governance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DS Bulletin*, 2001, 32(3): 19—29.
 [7] Gereffi G, Humphrey J, Sturgeon T.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2(1): 78—104.
 [8] 张辉. 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我国产业发展. *中国工业经济*, 2004, 194(5): 38—46.
 [9] 范云芳.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0(3): 59—62.
 [10] 成思危. 提高金融竞争力确保产业安全. 第三次中国产业安全论坛.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1211/09517090115.shtml>.
 [11] Kogut B. Designing global strategies: comparative and competitive value-added chains.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85, 26(4): 15—28.
 [12] 李毅学,张媛媛,汪寿阳等. *物流与供应链金融创新: 存货质押融资风险管理*.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
 [13] 周天勇. 中国的危机. <http://www.doc88.com/p-31378759654.html>, 2008.
 [14] 李毅学,汪寿阳,冯耕中等. *物流与供应链金融评论*.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

STRATEGIES FOR RISK MANAGEMENT OF 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 BASED ON A GLOBAL VALUE CHAIN

Li Yixue^{1,2} Wang Shouyang²

(1) *Research Center of Cluster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2 *Academy of Mathematics and Systems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Abstract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the dominant statu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integrate and gover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through the blending of financial and industrial capital. In the labor-dividing system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s a global manufacturing center, China only obtains the low-side value, and its industrial safety suffers serious threats. China becomes a world risk centre and urgently need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adjusting. China should grasp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of international labor-dividing situation change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should implement an industrial planning scientifically, and should realize industrial upgrading by integrating financial capital and industrial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future risk management, especially the future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and we should find a new pattern for China's risk management in order to take the era challenge.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global supply chain, industry upgrading, risk management